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第八十回 殺故友良心喪盡 遇英雄嚇落真魂

詩曰： 尤物招災自古來，愚人迷色又貪財。
誰知醜婦閨中寶，更是齊王治國才。

這四句詩因何說起？皆因古往今來，佳人豔色不是使人爭奪，就是使人劫掠，看起來不如醜陋的好了。有句常言說的好：「醜陋夫人閨中寶，美貌佳人惹禍端。」曾記得戰國時齊無鹽還有一段故事，請列公細聽，餘下述說一遍：鍾離春者，齊無鹽邑之女，齊宣王之正後也。生得白頭深目，長肚大節，印鼻結喉，肥項少髮，折腰出胸，皮膚若漆。無鹽一邑，莫不知有醜女之名。欲嫁於人，而媒的恐人嗔責，不敢通言。偶有見者，皆遠遠避去。人相傳說，莫不以為笑談。年至四□，尚未適人。有人戲之道：「姑何不嫁耶？豈有待於富貴者那？」鍾離春道：「不嫁則已，嫁則非大富貴不可也。」其人哂其妄言，復戲之道：「大富貴人誠欲娶姑，但恐無媒耳。」鍾離春道：「自為媒，未為不可也。」其人又戲之道：「自為媒，不幾越禮乎？」

鍾離春道：「禮不過為眾人而設，豈能拘賢者耶？」

遂將自穿的短褐脫下來抖一抖，去了灰塵，重新穿在身上；又用溪水將黑鐵般一個面孔，洗得乾乾淨淨；又將幾根稀稀的黃髮，挽作盤龍髻。竟輕折著數圍寬的柳樹之腰，搖搖擺擺走到齊宣王宮之前，竟要入去。守宮的謁者看見，著實驚慌，忙攔住道：「汝是何人，怎敢亂闖宮門？」鍾離春回說道：「妾乃齊國四□嫁不去之女也。」謁者因戲問道：「汝四□年嫁不去，皆因汝之容貌太美也。吾聞女子遲歸終吉，汝宜家去，靜坐以待之，到此何為？」鍾離春道：「妾聞君王之聖德如日當空，無物不照，何獨遺妾？故願自獻於王，欲以備後宮除掃。乞大夫為妾進傳一聲。」謁者聽了，不覺大笑道：「豈王之後宮，獨少汝一美人耶？吾不敢傳。」鍾離春道：「王教你在此傳命，妾欲見王，而子不傳，是子之罪也；傳而王見與不見，則是王與妾之事也。子若必不傳，妾則謹身頓首，伏於司馬門外以待命。倘有他人見而報知於王，則子罪恐不辭。」謁者聽說，不得已；因報知宣王道：「宮門外有一奇醜女子，自言願獻於王，以備後宮之選。臣再三斥之不肯去，故敢上聞。」

此時宣王正置酒於漸台之上，左右侍者甚眾，聽見謁者報之言，皆知是無鹽醜女，莫不掩口而大笑道：「此女胡強顏至此？」惟宣王聽了轉沈吟，暗想道：「此女閨閭市井中也沒人娶他，敢來自獻於寡人，必有奇異之處。」因叫人召他人去。

因問之道：「寡人已蒙先王娶立妃配，備於位者不少矣，何敢復誤天下之賢淑？汝女子乃欲自獻於寡人。且聞女子久矣，不嫁於鄉里之布衣，忽欲於萬乘之主，必有奇能也。幸以告我。」鍾離春道：「妾無能，但竊慕大王之高義耳。大王妃匹雖多，皆備色以事大王，未聞備義以事大王。故妾願入後宮，以備大王義之所不足。」宣王道：「備義固寡人之所深願，但善補之，不知汝有何善？」鍾離春道：「妾善隱。」宣王道：「隱尤寡人之所喜，試即一行。」鍾離春因起立殿下，揚目露齒而上視，復舉手附膝道：「殆哉！殆哉！」如是者四遍。宣王看了不解其意，因問道：「隱固妙矣，寡人愚昧，不能深測，還乞明教。」

鍾離春乃對道：「所謂隱者，不敢明言也。大王既欲明言，妾何敢終隱。所謂四殆者，蓋謂君王之國有此四殆也。君王之國，西有強秦之患，南有楚之仇，大廷無一賢人，而所聚者皆奸臣，王獨立於上，而眾人附，且春秋已四□，而壯男不立，又不務眾子而務眾婦。所尊者皆所好之人，所忽者皆所待之人。今君王幸無恙耳，設一旦山陵崩弛，社稷不可知也。此非一殆那？漸台五重，所聚者，黃金也，白玉也；所設者，瑯玕也，龍疏也；所積者，翠翡也，珠璣也，而不知萬民已罷極矣。此非二殆耶？國所倚者，賢良也，而賢良匿於山陵；國所憎者，諂佞也，而諂佞滿於左右。雖有諫者，而為邪偽所阻。此非三殆耶？飲酒聊以樂性情耳，乃沈酒於中，以夜繼日，致使女樂俳優，縱橫大笑。外不能修諸侯之禮，內又不能秉國家之治。此非四殆耶？故妾隱指四殆者，此也。」

宣王聽了，不覺駭然，驚惕然悟，乃謂然長歎道：「寡人奈何一迷至此哉！非無鹽君之言，不幾喪國乎！」因急命拆漸台，罷女樂，退諂佞，去雕琢；選兵馬，實府庫；四辟公門，招進直言，延及側陋；卜擇吉日，立太子，進慈母，拜無鹽君為後。而齊國大治，皆醜女之力也。君子謂鍾離春，正而有辭。

閒言少敘，書歸正傳。詩曰：

自古英雄愛寶刀，銷金切玉逞情豪。
流星閃閃光侵目，秋水泠泠掛掛腰。
壯士得來真可喜，奸徒遇此豈能逃。
物原有主何須強，顯得奇人手段高。

且說桃花溝的寨主，就是五判官之中病判官周瑞，就在此處坐地分贓。這個桃花溝地勢太僻，晚晌沒人敢走，冬天連白晝人都少。官人往這裡查得又緊，買賣又蕭條。可巧毛順由飛毛腿高解那裡崩出來，到了桃花溝，見了周瑞訴說：「給高解出了個主意，他們掰了個智，把我崩出來。我不犯賴衣求食，我才投在你這來了。多蒙寨主寬宏大量，不嫌我老而無用，收留於我。若非寨主待我這番的好處，我也不能把我掏心窩子的主意施展出來。」原來這個主意是他出的。這王三不叫仁義小王三，他叫機靈鬼王三。餘者的小賊扮作走道的。王三酒裡頭沒有蒙汗藥，卻是菜裡頭有兩大盤子，膨膨滿滿的。一邊有蒙汗藥，一邊沒蒙汗藥。他們吃的菜，沒有蒙汗藥。外人要吃，把盤子一轉，是人也難以猜透。不但他們這幾位小爺上當，受害的人多了。尋常撒出小賊四個溝口看著，只要有人來，就給他們送信。毛二拉驢，王三挑酒，眾小賊妝扮行路趕集、作小買賣的。

不但淨是溝內，在左近的地方，也敢辦這個勾當。不怕你不喝酒。老頭子就問他了：「你走過這裡沒有？」別人說：「沒走過這裡。」他就說：「這裡有宗土產，叫桃花酒。若走桃花溝：必得嚐嚐桃花酒。桃花溝不喝桃花酒，在在桃花溝中走一走。是人就要嚐一嚐桃花酒什麼滋味。」只要一飲，就上了當了。上當的人不記其數。故此今天也是他們的惡貫滿盈，遇見他們幾位。艾虎又是個愛喝的。毛二預先倒不以為然是好買賣，嗣後來見了這口刀，他知道價值連城的東西，要在周瑞的面前賣弄賣弄，故此才問道：「寨主爺，可認識這口刀嗎？」周瑞本不認的，讓他一發笑，說：「寨主，這口利刃價值連城，世間罕有，若非寨主的德厚，萬萬不能遇見此物。」周瑞說：「這麼一口刀，怎麼教二哥誇的這麼好呢？」毛二說：「把你那個刀拉出來比一比。」周瑞就將自己的刀亮出來。毛二說：「你再剝一剝試試。」周瑞就著大環刀，將自己的刀背一剝，「嗆啞」一聲，「嗆啞啞」，自己的刀頭落地，倒把周瑞嚇了一跳，然後哈哈一笑，誇道：「好刀哇，好刀！」毛二說：「不知道出處罷？」周瑞說：「不知。二哥知道，我領教領教。」毛二說：「出於大晉赫連播老丞相所作三口刀：一口大環，一口龍殼，一口龍鱗，全能切金斷玉。實對你說，我就為這口刀，棄了烏龍崗。寨主，難道說高寨主立寶刀會，你不知道嗎？」周瑞說：「那我怎麼不知。」又問道：「你去了沒去？」周瑞說：「我正病著來著，我還直急呢。一者是連盟，二者我要開開眼。就是未能去赴寶刀會。就是這口物件嗎？」毛二說：「正是此物。」周瑞說：「咱們可要立寶刀會了。」毛二說：「怎麼落在這老西手裡了？莫不成高寨主有禍？怎麼也沒見踩盤子的伙計報信哪。」

正講論此事，大家回來，把四位小爺全扔在籬笆牆那裡。王三把酒擔放下，也過來瞧刀，大家無不誇獎。寨主說：「今天這個買賣，不拘有多少東西，我都不要了，你們大家分散，我就要這口刀就得了。」毛二就有些個不願意，說道：「怎麼樣，寨主就要這口刀？」周瑞說：「正是，我就要這口刀。」毛二說：「設若是你見著這口刀，你肯花多少銀錢買？」周瑞說：「我要見著這口刀哇，花二千銀子，我都是情甘願意的。」

毛二說：「既然那樣，就算你二千銀子，把那些東西照著尋常算計明白，該當合算銀價值多少，照樣分派你的成帳，這口刀就

算你二千兩銀子。」周瑞說：「那是何必呢，我不要你們的就是了。」毛二說：「不行。常言說的好：『不能正己，焉能化人。』你看著這口刀好，你就留下。設若是伙計們以後出去作買賣，看見好東西不往回裡拿，就壞了你的事情了。我這個說話，永遠不為我自己，以公為公。設若你要不願意，我拿出去，就可以給你賣二千兩銀子，出去就能把他賣了。」這句話一說，就把病判官說了個紅頭漲臉。周瑞說：「二哥，你可太認真了。」毛二說：「我辦事認真，可全不為己事。我也明知，我這一生得罪人的地方，全在這個認真的上頭。」周瑞說：「你看是誰。」毛二說：「我要看是誰，自己有分寸，那就不算認真了。」周瑞說：「今天我偏要和二哥討這個臉。」毛二說：「不行，或者折價，或者我去賣刀。」周瑞說：「也不用折價，也不用賣去，只當是你的，我要合二哥討這口刀。」毛二說：「不行。皆因眾伙計有份，要是我的，我可就送與寨主了。」周瑞說：「二哥真罷了，小弟說了半天，你也叫我落不下台來。」毛二說：「那個我可不管。你是或要，或不要，速速說明。」也搭著旁人沒人解勸，毛二素日間就不得人；也對著周瑞往日就強梁，周瑞又搭著也是氣惱之間。

有句俗言：「一個不摘鞍，一個不下馬。」周瑞倚仗著得了一口寶刀，又想著這個劫奪人的主意，毛二已經給他出好了。一不作，二不休，除去了這個後患。毛二扭著個臉，也是氣的渾身亂抖，就被周瑞「磕噉」一刀，結果了毛二的性命。

當時間，眾人一亂。周瑞借著這個因由，說：「這可是他找死，休來怨我，我與眾位討這口刀，眾位想一想怎樣？」大家說：「這是一件小事，寨主何必這般的動怒呢？」

周瑞說：「那一位不願意，咱們就較量較量。」說話中間，把刀一揚，就聽見「撲哧」，手背上中了一暗器，「啞啞啞」，舒手扔刀；「吧噉」一聲，面門上中了一塊石頭子兒。又聽說：「好鳥八兒的！」是山西口音罵人。眾人一亂，徐良就躡過來了。

你道徐良為何醒的這麼快當？原來起先就沒受著蒙汗藥。他心神念全在那個賣酒的身上，一點破綻也沒看出來。嗣後瞧他們一撥菜，可就明白了，那時就要動手拿他們，又想：「憑著這幾個小賊，作不出這樣事來，必有為首的高明人。似乎這個主意是人人得受，這個道兒，不定害死過多少人了。滿想把這幾個拿住，為首的跑了，以後仍然是患。不如我也裝著受了蒙汗藥的一般，他們為首的必然出來，那時再拿未為不可。」明知道菜裡有藥，特意說夾上燒餅，故意臉衝著外吃——若要面衝裡，怕他們看出來是沒吃。只是一件，瞧見艾虎他們躺下，都是漾白沫，自己要躺下嘴裡沒有沫子，又怕教他們瞧出破綻來。這也不管什麼乾淨，將自己口中涎沫咕嚕咕嚕了半天，就是一嘴的白沫子，連噴帶吐，往那裡一爬，迷封著眼睛瞧著。就是他們過來摘刀，自己猶疑了猶疑：「刀要教人摘了去，那可不是耍的。」總而言之，藝高人膽大，真不把這幾個小賊瞧在眼內；且又上著緊臂低頭花妝弩哪。又搭著那幾個小賊知道了受了蒙汗藥了，誰還把他攔在心上，兩個人搭著他就到了桃花村。可巧把他扔在盡靠著東邊籬笆牆，他們都去看刀去了。索性就把眼睛睜開，瞧著他們。自打得了刀，今天這才知道刀的出處，暗暗的歡喜，他早看出來，周瑞要殺毛二，心裡說：「這個老頭子要死，也沒那麼大工夫救他。等他死了，我給他報仇。」果然殺了毛二。自己一低頭，弩箭正打周瑞，過去撿刀拿賊。

不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